



麦秸垛垛

■ 邓同学

“麦秸——垛垛”，“麦秸——垛垛”，一声又一声，飘进我的耳朵。深夜，忽闻麦秸垛垛的叫声，让我一阵惊喜。麦秸垛垛是一种鸟，因鸣叫“麦秸——垛垛”而得名。我又仔细听了听，不是做梦，就是麦秸垛垛的叫声。

小时候，我最喜爱听到麦秸垛垛的叫声。麦子熟了，麦秸垛垛就来了，歌声清脆，嘹亮。农人们在麦秸垛垛的歌声中忙活着农活，闲了一个冬天又一个春天的手脚有了用武之地，磨镰刀，割麦子，碾麦子，扬场，垛垛，种秋。夏收是农民的一大季，隆重而神圣。麦子丰收了，一年的口粮就有指望了。上世纪八十年

代初，刚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，村里有人种了百亩3217小麦新品种，打一场，麦子划八百斤。从每亩三四百斤的产量猛增到八百斤，以为有上天保佑，就燃起了鞭炮庆贺。

初中毕业，到城里上高中，考上大学，毕业后参加工作，很少能在老家住上几天。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城市里，没有土壤的味道，没有麦田，没有鸟鸣，更没有麦秸垛垛的歌声。前几年，我家搬到郊区，准确地说，也是农村，有麦田，有树林，就有了鸟鸣。

在乡下，和麦秸垛垛齐名的还有青蛙。一声惊蛰，万物复苏，青蛙也从冬眠中醒来。池塘里的第一声

蛙鸣，宣告着丰年的到来。农谚说，蛤蟆打哇哇，四十五天吃疙瘩。疙瘩是豫东的一种面食，用白面做的。青蛙叫了，离收麦也不远了。

麦秸垛垛还有一个名字叫“傻瓜喝醋”。猛一听，“麦秸——垛垛”就成了“傻瓜——喝醋”。俗话说，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。虽不及柴米油盐重要，但醋是一种调味佳品，吃醋有益于健康。聪明人吃醋，傻瓜也知道吃醋。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而朴实。

至今，我不知道麦秸垛垛长什么模样。

仔细听，麦秸垛垛的歌声仿佛就来自天籁。

牵手到黄昏

■ 王银华

我习惯于在黄昏的时候到田野间散步，静静欣赏夕阳把小树的影子一点点拉长。

小径上，有两位老人，相互搀扶着在散步，慢慢地向我走近。夕阳的余晖洒满了两个人宁静而慈祥的脸庞，满头银丝闪闪发光。老妇人的腿脚有点不便，身体半倚在老伴身上，走到高低不平处，老伴便小心地携着老妇人慢慢跨过，那样全神贯注而又小心翼翼，犹如呵护着一件奇珍异宝。

他俩每走完一段不平的道路便

相视而笑。一路上没有言语，只用眼神静静地交流着翻越障碍后的喜悦，一种温馨遍布田野。

我不由自主停住了脚步，生怕破坏了这美好的宁静。我怀着敬慕，痴痴地看着两人从我身边蹒跚而过。

我猜想，这对老夫妻可能已携手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，在黄昏之际，还能如热恋般相爱相亲，难能可贵。

夫妻白头偕老，患难与共，心心相印，是所有人都向往、追求并希望做到的。但是，有些夫妻却让柴米油

盐冲淡了恋爱时的甜蜜与恩爱，常常因为鸡毛蒜皮之事互相埋怨指责，甚至大动干戈，视若仇人。他们认为错误的总是对方，所以针锋相对，毫不退让，他们忘记了自己应负的家庭责任。而眼前的这对老夫妻，在几十年的朝夕相处中，必定少不了这样或那样的摩擦，假如他们不能互相宽容、体谅和关心，不能把摩擦看作是生活中的“调味品”，同时巧妙真诚地化解矛盾，怎么会有越酿越醇的生活美酒？怎么会有夕阳下的恩恩爱爱呢？

低碳消暑

■ 范闻鑫

天热，像要下火似的，想把人燃烧。人们躲在堆砌的水泥墩子里，紧紧地关起了门窗，开着空调，玩着电脑，看着电视。有空调是好，可在空调房间待久了也不是什么好受的滋味，这时，我常常想起儿时消暑的事情。噢，原来，当时就是低碳消暑啊。

儿时，在乡下农村，天热时，小孩子跑到河里坑里泡上一个凉水澡，与水亲吻，在河水的滋润下慢慢享受着清凉。孩子们在太阳光的照射下，露着黝黑黝黑的身体，在水里肆意地打闹着，逍遥快活。玩得正起劲，听到母亲的喊声，应了一句。

这儿还舍不得离开时，那边母亲一手拿着棍子已来到小河边。看到母亲来了，一个猛子，游到河对岸去了。母亲高声责怪着，让你泡那么久，泡坏了身子咋办！乖乖儿，再不上来我看我捶不死你！

跑到家，也玩累了，玩困了，看到母亲从地里摘的小甜瓜、黄瓜、西红柿，正放在井水里泡着。捞出来一个就吃，冰凉冰凉的，吃到肚子里，解渴，过瘾。再跑到院子里的压机井前，压两大盆冰凉冰凉的井水，在卧室的地上铺一张竹席，两大盆凉水在竹席两边各放一盆，风扇轻轻地吹着，吹起盆里的凉气，我躺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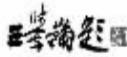
竹席上，或看书，或睡觉，都是一种享受。

突发奇想，我对女儿说，咱们也来一个低碳消暑吧。女儿迷惑了。我把空调关上，冰箱关上，电脑关上，电视关上，把家里的麻将席铺在地面上，再把窗户都打开，两边形成对流，风就来了。然后，我接了两盆凉水，放在麻将席两边，再把瓜果放进去看。开着风扇，我与孩子躺在席上，吃着瓜果，看着书，风扇吹起凉气，把整个房间吹得湿润润的，舒服极了。我与孩子在清凉的空气中，慢慢入睡了，享受着低碳消暑带来的幸福。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

布衣将军

(节选)



策 划：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
文学统筹：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：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
撰 稿：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：梁祖文

13.柳林镇军营。

天空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。柳林镇军营一片寂静。

孙有福带着两个蒙面人翻墙潜入魏部大营，很快接近魏凤楼住处。

魏凤楼正秉烛夜读《论持久战》，桌上还摆放着毛泽东同志最近发表的文章。

14.军法处长卧室。

穆处长拔掉头上的耳机，走出密室。

穆处长(浪声淫腔)：我说呀，佛

佛你个小美人，长得那个细皮嫩肉白脸皮，腰肢一扭风摆柳，左看右看那个真……真……那个真是喜人。上前拉住你的手，佛佛妹，胜利后，我八大轿把你抬进门……

密室外。玻璃罩子灯照的屋内透亮。佛佛冒雨举伞走进来，她将雨伞收起来：穆处长，你的夜宵拿来了，你好喝的古井酒缺货，只有鹿邑枣子集白酒。

穆处长放下酒杯，伸手将玻璃罩子灯扭暗，扑向佛佛，撕开了佛佛的上衣……

佛佛(扑棱扑棱眼皮)：处座又要高升了？

穆处长：不出今晚，就见分晓！

佛佛：穆处长，要是没事儿，我就回去了！

穆处长：急什么，我来这几个月还没好好跟你说过话呢！天黑下雨，咱俩聊聊。

15.魏凤楼卧室。

屋顶上，一个黑衣人趴在房顶上向下窥视，另一个已接近魏凤楼卧室的窗下。魏凤楼全然不知。

魏凤楼的一名卫兵端枪走过来，刚到窗口，刺客眼疾手快，毫无声音地将卫兵捂死在窗户一旁。

刺客复转身，站到魏凤楼的窗外，举起了手枪。正要开枪，爬上屋顶的刺客被一飞镖击中，屋顶上一阵瓦砾声响，刺客滚落在地，惊动了窗前的刺客，手一颤抖，子弹打偏了。

魏凤楼听到枪响，“噗”的吹灭了灯。

16.军法处长穆占林住室。

穆处长看着佛佛，两只喝得发红的眼睛色迷迷地扫向佛佛高高隆起的胸膛，垂涎欲滴。

穆处长放下酒杯，伸手将玻璃罩子灯扭暗，扑向佛佛，撕开了佛佛的上衣……

此刻，外面传来一声枪响，接着就是一阵“抓刺客”的喊声。

17.军法处长穆占林住室。

孙有福压低声音：穆处长，快开门。

佛佛打开门，一头钻进雨幕。

“抓刺客”、“抓刺客”的喊声越来越近。

穆处长知道事已败露，顺势举枪将孙有福射杀在门口，孙有福的脑袋开花，那破碎的头正好伸进屋内。

魏凤楼和刘尚飞赶来，见此情景，感到突然。

穆处长说：多谢二位及时赶来，不然我也没命了！走，快去看看魏司令和蔡副司令！

18.柳林镇大操场上正集合一支队伍。

魏凤楼(穿着新式土灰色的军装)：士兵兄弟们，你们跟我混了大半年，连身衣裳还没换过，今天上午大家换新衣裳。(他拍拍胸脯)这衣裳是我老魏设计的。腰窝里再扎一根宽宽的牛皮带，绑腿一捆，那带劲！这皮带也是我设计的，一头牤牛身上才出五十条，这是我老魏买一百张牛皮，从周家口请了五位皮匠，一个月做好的，一人一条，都跟我一样。

魏凤楼看见下面高兴得又抛帽

端午

■ 吴飞燕

给谁留着呢？”姐姐的脸羞红了，像一朵美丽的山茶花。

我刚迈出门槛，妈妈又在厨房里喊我：“艾艾，过来，把这个给你陶二婶带去。”我走进去，厨房里香气四溢，妈妈已煮好了粽子、三角糖包，还煮了大蒜、鸡蛋，正在炸油角子、糖糕。妈妈拿起几个竹叶包的粽子，几个油角、糖糕放到篮子里递给了我。妈妈做的美食全村的人都喜欢吃。

我挎着篮子到陶二婶家。陶二婶看着妈妈送来的吃的，看着姐姐给她小儿子做的香包、肚兜，那个高兴劲儿甭提了。她一个劲儿地赞着：“你妈真勤快，一大早包好了粽子，你还特地给我送来了，真该谢谢你们！”她开心地朝我裤腰兜里塞瓜子、糖果。

待我到了家，见邻居家的小娃们也给我家送来了粽子，他们嘻嘻哈哈的。妈妈嘴里不停地说道：“多谢娃儿！多谢娃儿！”看到邻居们和睦相处，亲如一家，爸爸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。

“艾艾，王大娘家的粽子好吃，你尝尝。”哥哥说。“艾艾，刘婶家的油角好吃，你快拿。”姐姐说。

端午节，互赠美食，互赠香包，互赠幸福和祝愿。

野花儿为谁开

■ 王天义

大方，活力四射。

野芍药花形状像牡丹，红红的似一团火，硕大、娇艳，香气浓郁。它是野花中的贵妇人，高雅、端庄，大气，富有魅力，令人望而倾心。

野菊花不像人工培植的那么种类繁多，主要以金钱菊为盛。金黄的花朵，指甲盖大小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它是野花中的修女，清冷孤傲，拒人千里。

秋天的喇叭花值得一提。长长的花筒，紫色的花边，高高地挂在别的植物的身上，是那样的别具一格。它是来自城中的美少女，天真活泼，充满稚气。

野花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从不挑剔。高山峡谷，丘陵平原，沙漠湿地，只要是水土的地方，就有它们的身影。我常想，野花的生命大多是短暂的，其生也，没有人为它们喝彩，其凋也，没有人为它们悲哀，可它们却能随地而生，随时而动，义无反顾为土地开放，为四季开放，为生命开放，为自己开放。其心态，其精神，难道不值得我们追随效法么？

子又蹦高，来了劲：下午三点发新枪，都是钢枪，是我老魏从孝义请了一百八十个造枪师，用半年时间造出来的，从团长到士兵，一人一杆冲锋枪。士兵们，你们过去用的子弹跟这新枪不配套，咋弄哩？交老枪老火，换新枪新火！

士兵一阵高呼：跟着魏司令！跟着魏司令！

魏凤楼：换枪是啥时间呐？下午三点半！对，下午三点半，以连为单位，等通知！不听通知，枪也不给换！

士兵们(热烈地鼓掌)：三点半！三点半！

19.柳林大操场上。

天气不冷不热，操场上整整齐齐地坐着三个团、一个营、一个连的队伍。

主席台上，坐着一排团以上军官，单等魏凤楼和副司令蔡洁臣。

魏凤楼拄着拐棍和蔡洁臣一前一后从远处走来。

魏凤楼从队伍的后面向前走，他看到每个连队战士怀抱钢枪打着绑腿，腰间系着皮带，连长的前面摆着两挺重机枪，三挺轻机枪，枪身明光发亮，整整齐齐，很是高兴。而跟在身后的蔡洁臣表情正好相反，哭丧着脸，无精打采。

(92)待续